

赏花有时度曲有道

张卫东论昆曲

续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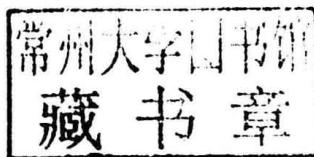
张卫东
著



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

——张卫东论昆曲续编

张卫东 著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张卫东论昆曲续编 / 张卫东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 - 7 - 100 - 12596 - 3

I. ①赏… II. ①张… III. ①昆曲—戏曲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J82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1955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 ——张卫东论昆曲续编

张卫东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596 - 3

2017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2

定价：30.00元

目 录

第一编

- 002 不懂昆曲的才宣扬创新
- 005 传承昆曲不能改雅为俗
- 011 按古人审美观念去理解昆曲
- 019 昆曲是礼乐文明的延续
- 048 昆曲何时来北京
- 056 明朝宫廷的昆曲演唱
- 063 明清喜爱昆曲的皇帝
- 070 不可忽视的太监昆曲艺术家
- 073 何为“京昆不分家”
- 076 盛世元韵 大雅正声——昆曲与中国文化的传承
- 097 昆曲的行当家门与表演风格
- 108 明清昆曲传奇中的珍宝故事

- 112 而今吟诵的表里
121 虚怀若谷 梨园人瑞——百岁老人侯玉山先生的晚年生活
134 育化幽兰 曲传雅韵——与甘明智先生的因缘

第二编

- 148 《宝剑记·夜奔》表演传承始末
173 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执教北大二十年
206 从“依附权贵”到“傲视权贵”——论中国文人雅集
227 中庸之道与当代传统文化教育实践
267 附：经史为本 诗曲为末——抱残守缺的张卫东

附录

- 294 快乐的带菌者

第一编

不懂昆曲的才宣扬创新

前些日子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张卫东论昆曲》，虽然时间很短，却在昆曲界以及喜爱古典文学的圈子里有些反响。这次虽是简体字版，也没有几张照片装点门面，但我想不到会有那么多读者回应，大家心里其实很害怕昆曲将会被剧团改革成歌舞剧。

昆曲被确立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已历十三春秋，在此期间昆曲界演绎了哪些恩恩怨怨？为复兴昆曲，各文化团体又做了哪些努力？当代艺人们又该如何坚守艺术节操？这些问题将在本书中慢慢解释，有些虽属谶言，可经过这几年已经成为事实。

鄙人崇古法、好雅乐，是传统昆曲和老北京文化的传播者，致力于研究传承昆曲、八角鼓、古诗文吟诵、京味儿美食等文化。本书对近来做昆曲文化买卖的现象说出就里，且早在八年前《光明日报》（读书版）便有《正宗昆曲大厦将倾》一篇之微言，说明读者们对此种改良昆曲入骨之说曾有很大反响。

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实就是认准了它

是濒临灭亡的艺术。它有很多文字资料，有那么多曲友和艺人在传承，传承下来的昆曲应该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艺术。所谓原生态，就是要尽量保持古法。我们可能做不到完全似古人，但我们面对一个在古代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艺术，要做的就是承袭古法把它传下去，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化遗产来对待。

现在的昆曲职业创作人员总认为年轻人看不懂昆曲，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习惯，还浅薄地要让这些观众看懂，审美观点却是把典雅的东西有所变异，这是一种无知的下策。要知道复古也是一种创新，一些有曲谱却没有在舞台上演过的戏，我们按照古代的服装穿戴，利用程式把它重新立起来，这也是一种恢复创新。所以，还是不要再想发昆曲的遗产财才好，职业剧团要脚踏实地干实事才是正理。

昆曲不是由艺人创作而成的，它的主要作者是元明以来那些能够执笔撰文和写诗词的文人们，他们都是有深厚儒学修养的人。昆曲就是在这种儒学基础上，继承了北金、南宋朝主流音乐文化的一门艺术。在演唱南北曲的基础上，舞台艺人们拿来加上身段表演成为戏曲典范。如果按照严格“非遗”划分，昆曲在舞台表演方面传下来的不过占其全部的五分之一，而其他多数是昆曲在古典文学以及古典音乐方面的成就。

昆曲是儒学的正声艺术，在明清宫廷已经被视为礼乐的延续。昆曲的衰败源自儒学的衰微，之所以久衰而不亡，就是因为还有文的传承、曲谱的传承。除了戏班职业艺人以外，还有业余曲社曲家们的言传身教来传承发展。而昆曲现在没有诸多

观众追捧不足为奇，没有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听不懂昆曲也是很正常的事。

这本书是鄙人三十多年来从事昆曲研究的一些总结，与当代戏曲改革创新的昆曲观念不合，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昆曲不必要创新！如要发展，继承学习也就是了，延续昆曲的本真，一样是很好的发展方向。

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萌芽期为当下留几笔有关昆曲发展的经验文字，使当代青年人知道什么样的昆曲可以欣赏，什么样的昆曲剧目是伪古，也就心安啦！还要说明，唱昆曲必须从古文诗词方面入手，业余曲友习曲切莫玩物丧志。

作为一个昆曲演员，没有了舞台也就没有了生命，但是这个舞台如果不是你想登的遗产舞台，这也就等于浪费生命。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即便是全中国人民都会唱昆曲，按照如此普及以及改革的方向也注定不会是真正的昆曲！而目前最让我们着急的就是在古典文学方面我们损失的太多了！这也是有不懂昆曲的创作人群乱改的原因之一。只有不懂儒学的人，他们才会肆意毁伤古文字；只有不懂昆曲的人，他们才会大肆宣扬改革、创新、发展……

（原载《北京晚报》2014年2月27日）

传承昆曲不能改雅为俗

我们不应该把昆曲简单地看成是舞台戏曲，而是当属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昆曲在南北曲的基础上发展成戏曲，从文学、音乐、表演的角度来讲，它是一门在儒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立体艺术。它的根脉与儒学息息相关，儒学衰落就是昆曲衰亡之根。

在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过了十几年了，我们究竟继承挖掘了多少遗产剧目，又为研究撰写录制了多少文稿以及音像制品呢？在目前这个文化动荡、心浮气躁的社会中，为培养昆曲后辈力量投入了多少精力？在振兴昆曲而普及观众爱好者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认真思考昆曲的发展是不是还要沿着古人的脚步走下去。

| 传承昆曲不妨重办科班

目前，昆曲改革的现状很严峻！

一向号称改革专家冲在昆曲改革前沿的人士有不少纷纷做起保守的事情来，但只是自守一个自己理解的传统而已。如今国家文艺团体全部面临着体制改革，这势必要影响当代昆曲

界的从艺者们，而此时剧团的领导还会考虑继承什么昆曲遗产吗？大多都是在考虑如何过好物质生活，凭借着唱昆曲到国外演出外带旅游和购置洋货。因此，我想要是把老昆曲传下去一定要创办科班，办一个如同昆剧传习所那样的科班，传下去就是发展了。在传统的基础上恢复挖掘古老传奇，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复古也是一种创新”。

我们可以认真地研讨协商，针对昆曲艺术我们不能再按照当代戏校教育模式传承，一定要走古人传留的师承式教育。把有耐心、有艺德、不求名、不爱利的昆曲人士团结起来，以复古的精神传承老戏，继承有传授的地道好戏，让新一代昆曲工作者们多掌握技术。如果按照客观规律，充实了数量也就自然提高了质量。在传承资金方面要精打细算，不做与传承无关的花哨事。团结铁杆儿昆曲观众，与其相互交流学习。只要内外相合，立足于自身艺术观点，以招标的工作形式出现，职业昆曲团体的生存现状就可以发生转机。

| 儒学衰落是昆曲衰亡之根

八年前笔者在《读书》杂志所发表的言论就是我今天的话题，感悟前辈艺术家继承传统正是我们这个话题的延伸。昆曲演唱的杂剧、传奇凝聚着儒家文化内涵，浓浓的书卷气则相对于绝响的楚辞、诗经、汉赋、唐诗、宋词，而南北曲却是一门依然鲜活的文化奇观，演绎着中国古老文化。

这恰恰是因为有儒学支撑这层关系，昆曲传留至今却是久

衰而未亡。久衰，是在没有古典文学基础的阶层里衰；未亡，则是在读孔孟之书的人群圈子里永恒。因此昆曲不像一般的民间戏曲，演唱绝活只存在民间艺人身上，演员去世后艺术就不存在了。

旧时昆曲的传承，多以儒学为根本的读书人为主流，再与一些音乐、表演者们共同维护沿袭。职业的昆曲戏班不存在，并不标志着这门艺术的消亡，昆曲还会依然在读书人中传承。

| 昆曲不是戏曲，创作者系文人而非艺人

所谓戏曲则是由艺人们编撰，可以在舞台上自己创造唱腔的表演形式，所表现的多是民众们喜闻乐见的内容。观众喜欢就是好戏，不受观众欢迎就被淘汰，还会有更新的声腔表演出现，这就是真正的民间戏曲。

昆曲不是来自某一剧种或由艺人创作而成，它的作者是元明以来那些能够动笔写戏、执笔撰文的文人们，他们都是有深厚儒学修养的人。那一时期作者多是世代书香的儒生，处于士的阶层。当时的文人写诗不足，填词；填词不足，度曲。所以会写诗的人都是通音律的，会作画的人都晓得五音六律。整个儒学文化的修养是一通百通，并不是割裂开来的“分专业”现象。昆曲就是在这种儒学基础上，流传于读书人高精尖的圈子里，吟唱介乎于诗词之间，继承了北金、南宋朝主流音乐文化的一门艺术。在演唱南北曲的这个基础上，舞台艺人们拿来做表演。如果严格按照“非遗”划分，昆曲在舞台表演方面不过

占五分之一，而其他多数是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成就。

当代文化学者余秋雨曾有文章说：“昆曲是中国戏曲最高典范！”表面上似乎很准确，但实际上却是一句不懂舞台表演的外行话！作为一个昆曲演员我很尊重历史，中国戏曲的最高典范应该是京剧，但从根子上讲京剧是艺人创造出来的，在舞台上逐渐发展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舞台艺术，它已经是做到无体不备、容纳性强的综合性戏曲。京剧的文辞是白话风格，多是粗通文墨的艺人或新文人们依照演员的天赋打造剧本，与昆曲演唱准文人们创作的杂剧、传奇题材决然不同。

昆曲传到现在发展了六七百年，撰写杂剧、传奇的作者不计其数，有著录的名作家就有几百位，可是却没有多少自成一派的艺术家，更没有多少文字记录下他们的名姓，即便是《录鬼簿》也不能算是唱昆曲的艺人。这说明昆曲的主流缔造者都是儒学文人，昆曲的音乐文化的起源则是介乎于诗词小令之间，编撰杂剧、传奇的作者本身就是音乐家，他们对于填词的曲牌性格、调式都非常熟悉，所以才能形成这一时期剧本起承转合的整体体系。

| 新编昆曲注定加快古典昆曲衰亡

目前的剧团创作是这样：由不熟悉古文的编剧写剧本，请学习民乐的搞作曲，用话剧的舞台美术和服装造型，由学话剧导演的或是话剧导演来做导演，因不懂舞台表演还要请老演员做技术顾问。

昆曲的杂剧、传奇作者本身就是从文辞到音乐，每个科介等细微之处的关目都是一人担纲创作。不过是由曲师依照曲牌来度曲，使得唱腔先在曲台清唱传播，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整合后才到舞台上呈现。

中国音乐也如同文学，都是文化的积淀，是把古人传下来的音乐符号，用笔录或口传的形式记录下来，然后再借用这些调子移宫换商作出来。搬到舞台上的多是用减法，年久之后选择几出最经典的选段来表演的就是“折子戏”。

昆曲不是戏，就是因为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文以载道，在古典文学的圈子里发展。第二，曲谱传承，不能随意更改曲牌格律唱腔。第三，言传身教，传承一些舞台表演剧目。

还有很多很多的识古之人、好古之人、风雅之人，通诗词善音律的这些人，爱戴这门传统艺术，唱昆曲如同经忏一般，甚至搞些复古创作，填写辞令清唱等，所以说儒学就是它的灵根所在。

现在新编昆曲只是在音乐方面吸收一些旧腔而已，故事编排、文辞对仗毫无古典美可言。改编后的传统剧目情节支离破碎得令人作呕，什么豪华版、印象版、青春版等光怪陆离的旅游风格作品忽略了经典的文学性。

中国文体改变成白话已经近两百年，也是儒学逐渐衰落的两百年。昆曲随着儒学的衰落而衰亡是自然规律，我们不能违背文体改变的自然常规去看待昆曲。所以，欣赏昆曲应该按照古人的文言规律才是常理，新编昆曲注定会加快古典昆曲的衰

亡速度，如果要想把昆曲改雅为俗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

以招聘其他剧种成年演员充实昆剧团注定会亡曲灭剧。成立科班学员必须是当地籍贯。一个地域流派的保护必须靠本地资源才能维持，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传承路线的弯路，学习早先的昆剧传习所精神，这才是无愧于昆曲遗产的美好将来。

在传承阶段就要走向市场，面对任何市场都不要放过，这样是赔小钱赚大利。要讲诚信，把握住所有的昆曲市场，不要因小利而把自己生存的灵根忘掉。整个科班都是群星制度，将来的演员能做到南北不挡、文武全才。

（原载《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专栏，2014年3月28日）

按古人审美观念去理解昆曲

现在，昆曲界已经有人树立流派了，虽然个人树立的流派不少，可是没有一个叫得响！要知道昆曲界，作为职业艺人来讲没有流派，它是地域群体艺术风格。昆腔六百多年，大概连五六十个登峰造极的名艺人都统计不出来，可是京剧在民国初年就能有数百位具有个性的名艺人。为什么呢？京剧是艺人缔造的，而昆曲是由文人、曲家、艺人们共同维护发展。

| 文人·曲家·艺人

昆腔老的本子，尤其是元末明初以来的老本子，文辞都是高古的，腔调也古直。《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那些文辞都没有《牡丹亭》绚丽多彩。因为它受宋元南戏本子的影响，当时还没有更高档次的文人参与创作。到了《牡丹亭》时代，曲词就越来越唯美了。这就是昆曲文学性最为典雅的时代。近来都说：“最好的昆剧演员在大陆，最好的观众在台湾。”那么，为什么台湾拥有最好的观众呢？那里是“孔家店”被打倒的近一百年中，得以避难的世外桃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毁儒最厉害的是“文化大革命”，而后全盘西化之风无所不在，因此昆曲必然遭到

灭顶之灾。昆曲剧本由文人创作，是不挣稿费的文人，是业余的作家和清唱群体的曲友们所组成的主流。梁辰鱼、李开先不是指着写本子挣钱吃饭，他们的作品就与清初李渔的境界不一样。而那时的乐籍制度比较完善，表演者遵从文人曲家们的审美意识，而这些艺人也绝非不通文墨的等闲之辈。这与乐籍文化程度有关，众所周知，犯官抄家后的女子或是幼儿流入乐籍，因此明清以来的表演艺人群体与清中叶以后的艺人素质不同。

| 舞台·演唱·装扮

民国以来的洋式舞台演出使昆曲表演变化了，后来出现的扩音设备、灯光设备等镜框形式的舞台，使昆曲表演本质上已经产生巨变。原来舞台是依靠日光和没有扩音设备的戏台，从演员的脸谱扮相到动作表情以及演唱发音等程式都自成体系。所以现在的昆曲，我们还没能找到时间隧道，如果要找时间隧道呢，也很容易，最好还能够回到原来时代。只求能保留住清代的那个样子，按照古人的审美观念去理解昆曲也就够了。保留着一个活的、抱残守缺式的一个集体，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立体地复制出来。

利用古戏台演出场所，维修装饰不准用石化油漆颜料，只用矿植物和动物脂肪类彩画木质结构。不用任何现代化灯光扩音设备，只是利用日光照明和自然声音。笛子不用洋乐 A、B、C、D 定调的洋音律，只按中国古来的音律。所用乐器依照原有清代以来的标准，不要随意更改变化。由一水儿的男孩子在